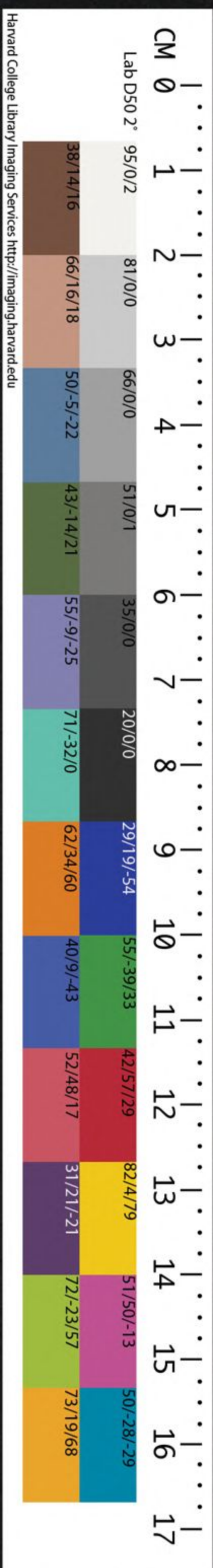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MAY 5 1941

方百川先生經義

中庸 孟子



方百川先生經義

中庸十一篇

觀承錄次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君子不離乎道故能盡性以至命也蓋道成於教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實根於性命知其不可離而實致其功則其終可以通於天矣且道之大原出於天人之離道非失道也失其所受於天之性也失其性而不知檢則內自悖其情而害及於天地萬物聖人之所懼也夫世之言性者皆以爲虛無幽渺而不知命於天者至實也言道者皆以爲後啟假合而不知率於性者至順也言教者皆以聖人多言以枯人而不知修是道者至不得已也使人皆不離乎道以得其性而全其天而聖人何多事哉誠以天命之精流行遍滿於事物之中而須臾離之則天命之真息而事與物之附麗者皆

虛而人又不能不離道也睹聞起而道離焉事物交而道又離焉以離道者之多而遂若以道爲可離者而不知可離非道也夫人之離道有漸焉其猖狂於睹聞之際者必其肆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其決裂於見顯之時者必其簡忽於隱微之地者也故君子戒慎恐懼不間於須臾而必慎其獨也夫道爲天地之性而離者若此其多不離若此其難者則喜怒哀樂累之耳喜怒哀樂足以累道而人固不能無喜無怒無哀無樂非惟不能無又必有之而後道可行焉何者是性之感物以動而皆有其節者也其未發

也可以窺性之本焉其既發也可以觀道之通焉第
靜不可不致其中而動不可不致其和耳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陰陽之氣有常而或失其序人亂之也萬
物賴人之道以立化育之機不息而或蹙其生人戕
之也中和致則可以通天地之命而類萬物之情矣
其位且育也君子盡性之功之實而可見者也夫人
離道則失其性命之情不離道則功在天地萬物聖
人之教豈得已哉

此章朱註的確精到實可配經前人疏之已詳矣
豈知靈局所闢正在拈出喜怒哀樂四字轉於情

上見性則上通天命下達萬倫字字有實地可據
而愚蒙皆曉孟氏所以發揮惻隱羞惡之四端為
一脈相承而不雜乃知庸人縱情以戕性異氏滅
情以見性其謬妄乃不足辨也此文前半只淡淡
著筆極為高老特重提喜怒哀樂一句為性命道
教導窅通闕非廓開天聰者不能至文筆之古又
何待言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情發而和而中之體不失矣蓋情之累性以失其節也皆中則發而不異於未發矣而可不謂之和哉且率性之說之不信於天下有由矣彼自顧其性之感物而動者勃然以發而皆失其中而不勝其亂淆之象而安有所謂道哉不知此直情徑行而失其性者也若從情之未漓以觀其動而處乎中者而率性之真可驗焉蓋喜怒哀樂未發者其偶而發者其常也而其中有節焉節在吾心即所受於天地之中也不及而有所未慊稍過焉而自覺難安但未交於事物

則其用虛而無所寄耳。節在事物亦所淆於性分之理也。雖一成而不可易亦屢變而不可常。第未接於人心則其則隱而不可見耳。是故喜怒哀樂之發也。任其往而不知反則縱而踰其閑矣。乃蓄而止之。而又無以足乎其量也。惟用所性之中而懸衡焉。則稍致之而不見情之不足。盡出之而不見情之有餘。蓋入乎其中。而因心以作則亦出乎其外。而順物以無私。故雖日發而性之本然者無所滑耳。有所甚而有所亡。則偏而爽其度矣。而調而平之。人又無以稱乎其用也。惟即所性之中而時措焉。不以一情而掩衆

情之所迭見。不以衆情而牽一情之所必伸。蓋待物之至以酌其分。而前無所迎。因時之變以易其方。而後無所滯。故雖既發而性之渾然者無所虧耳。其皆中節如此。則喜與樂固所以動其天機。而怒與哀亦所以導其湮滯。一時而能中則此時復乎天理之本然。時時而能中則在在協乎人情之大順。而豈不謂之和乎。節本中之所自具。而和已藏於未發之先。和乃中之所以行。而中復貫於已發之後。不觀之和則能中與不能中。雖有辨而實無辨也。中乃萬物統體之中。而節之無形者已森然和乃物物各具之中。而

節之有類者常秩然不觀之和則中之和與不能和無所試而不可別也夫發而皆中節者率性也而和則道存乎其中矣不中則不和以此知存與發之未始相離而知率性之道則愈知天命之性也

是從宋儒書得來又不從宋儒書得來讀之而心知其意者亦罕矣

韓慕廬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聖人思道之所以不行不明而不勝慨歎焉夫道之行與明舍知愚賢不肖而誰屬哉而過與不及交失之以至不行不明之相因可慨也夫且天下之事必知之而後行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不知則必其愚者矣而有時知與愚同其過焉天下之理必行之而後益明不行將漸就於不明也不行則必其不肖者矣而有時賢不肖同其歸焉故吾觀民之鮮能中庸之久而不禁慨然也治古之世上之風教既隆而民

之志趨以定盡天下無不行中庸之道者。而知與愚俱循習於中而不敢騁。而無或作聰明以亂典常。亦可以推魯而安常則。盡天下無不明中庸之道者。而賢不肖俱鼓舞於其內而不自知。而不敢立為怪竒詭異以蕩天下之心。亦不至昏於視聽食息而昧秉彝之性。故觀道之所以行而其不行也。我知之矣。是知者之過也。彼誠不識中庸者所以立人道之極。雖有大知終身行之而不能盡也。而以為是循循者衆人之所為也。夫境必身遇之而後能測其淺深。今於道曾未嘗實歷焉。而徒以其虛而無憑之知立乎其

外以遠慕焉。無惑乎其心益蕩。而以道為不足行也。若夫愚者已之知既不足。自通而上之教又無能相牖其偶合焉。而不知其為是其終離焉。而亦不知其為非。而豈可以行道者責之哉。觀道之所以明而其不明也。我知之矣。是賢者之過也。彼誠不識中庸者所以盡萬物之理。雖有大賢極其所知而猶有憾也。而以為是區區者何足為我難也。夫事必深知之而後能辨其難易。今於道曾未嘗悉心焉。而徒以其浮而不實之行。傲睨萬物以自高焉。無惑乎其氣益昏。而以道為不足明也。若夫不肖者力既頽然不能自

率而心復茶然自安於頑其進也固不求其所以得
而其退也亦不思其所以失而豈可以明道求之哉
或失則過或失則不及此不行不明所以更相表裏
而於斯道終無望也夫意向學術之已定欲奪其所
見而有所甚難而知與力之不足者推而納之大道
而無所振發雖質終可變乎而心困所知力屈所逐
安能遠出於其域也然而聰明志行之過人則導以
所歸而其趨亦捷而於道概乎未有聞者一旦開之
入而無所迂迴苟無怠且止焉則亦或先或後或勞
或逸胡為不可以同至也獨奈何終其身為道中之

人而終其身為道外之人哉

知者惟未行道故以道為卑而不足行賢者惟未
知道故以道為淺而不足知如此體認發揮乃實

有功於經傳

韓慕廬

韓評只說得一半知者不肯行賢者不足知是其
所短愚者多誠篤尚可使之行不肖之聰慧者尚
可使之知是其所長惟無能補其短而用其長同
歸於不行不明而已故知愚反在行上說賢不肖
反在明上說文渾渾寫去而於此義不悖故佳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道之無不察也詠詩而得其意焉蓋道體物而不可
遺者也觀詩之所言而其發見流行之體不可見乎
且言道者不必索之乎杳渺不可知之域也俯仰天
地之間寓於目而理自陳世之人特習焉而未思其
故耳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蒼然者其天耶
澄然者其淵耶乘氣而游者鳶與魚耶孰主張是孰
綱維是鳶其能自飛耶魚其能自躍耶抑天能飛之
而淵能躍之耶孰運動是孰推行是莫高匪天而鳶
戾焉是即道之察於上者也莫浚匪淵而魚躍焉是

中庸
九
中庸

即道之察於下者也蓋道之在居室與其在空虛者無以異也形之所接事之所呈謂道在焉而忘其餘而不知形之所不接而氣未嘗不流事之所不呈而理未嘗不著也於無窮之中而有鳶魚於鳶魚而時見飛且躍而道在焉則知空虛之無乎不實矣抑道之潛而不可窺與其顯而不可掩者非有二也六合之外萬物之表皆有道焉而人莫知而不知耳而目之者即其放乎六合之外者也可見而可聞者即不遺於萬物之表者也鳶魚何日而不自適於天淵人何日而不見鳶魚之飛躍而道在焉則知潛藏之體

之無乎不見矣道之察於上下也操乎物之所不得遁則雖天淵澄寂之時而鳶魚之性與飛躍之機歷歷其可思而歷歷其可見君子知道之察於上下者附於人心而不可遺故凡俯仰天淵之內而飛躍之機與鳶魚之類一一其相感而一一其相關嗟乎鳶與魚相與萬世而不悟而詩人忽然言之即詩人忽然言之亦祇以爲物象意趣之可娛而不知道之即此而悠然可悟也此其所以不可須臾離哉

不知者愛其空明深識者取其沉厚

韓慕廬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道之費也咏詩而得其意焉蓋以道觀物則所見無非道者天淵之間安往而不察哉且自言道者索之於虛無幽渺之域而以道為不可見者有之矣抑知道之昭然而不可掩者遍於人世耳目之前而人固無時不與之遇也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凡物之從來也遠則人習而忘其所自生試思天何以有鳶淵何以有魚此亦天下之至異也意者其有鼓之而不得不出者耶凡事之習見者多徃徃忽而不知其何故試思鳶何以能飛魚何以能躍此又天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之至異也。意者其有運之而不能自止者耶？是道也。是道之察也。察於上而鳶飛焉。飛之者不可見而即於飛者見之。察於下而魚躍焉。躍之者不可見而即於躍者見之。道之寓也。無在而或遺。故凡虛荒無物之區。精思之皆其所充實也。夫天淵之間。至寥廓矣。而鳶能窮其高。魚能測其深。為飛為躍之機。夫且無不蟠而無不際。物之不得遁而皆存者。於此可識矣。道之行也。無時而或間。故雖耳目俄頃之間。潛窺之。皆其所浮動也。夫鳶魚之類。豈可悉數哉？而飛者動其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躍者動其天機而不知其

所以然。天高地下之中。於以化不窮而流不息。終古所為日用而不知者。於此可悟矣。至道之精。豈有聲臭之可索。而賴此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者。紛然載之以出。而俯仰宇宙。動即與之相遭。萬物之理。久為視聽之所昏。而深觀形色之所以呈。性智之所以別者。要非無故而然。則寓目紛紜。所見皆非末迹。是故詩人之言為鳶魚言之也。而語道之察。無若此兩言者。學者因是而思之。而不可離之機。不油然而所觸之。皆是哉。

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數百言而塞乎天地之間。

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
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正未能一焉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以人言道則知其甚庸而非遠也夫舍人無以爲道
舍忠恕無以治人已君子之道以爲庸耶抑以爲遠

耶且所貴乎君子之道者以之治已則切以近以之
治人則順以安以之爲心則平易而可通以之爲言
與行則篤實而可守蓋即倫紀之中而自然之則見
焉而或以爲道遠於人則爲道者之過也夫道之名
何由而起哉古未有所謂道也獨有此人耳有君臣
之人而後有君臣之道焉有父子之人而後有父子
之道焉有兄弟朋友之人而後有兄弟朋友之道焉
其爲言也甚庸而非遠也其爲行也甚庸而非遠也
使舍此而他言焉他有行焉不可以爲人不可以
爲道舍此而欲人之他有言焉他有行焉則在已爲

不情而在人亦不願何則君子之治人也即以人治
之非若伐柯者之以彼而治此也雖不遠而猶遠也
人之不能爲子臣不能爲弟友者吾治之其能焉者
不强治也不能爲庸言不能爲庸行者吾治之其能
焉者不强治也使所治者既改而治之者不止則存
於心者即不忠而施於人者即不恕夫是故以已所
不欲者推之於人而得不遠之則焉而又何至於違
也即以已所欲者推之於人而得不遠之則焉而君
子之道斷可識矣夫君子所能而人不能者豈有遠
哉爲子臣者求愜乎君父之願而止耳是固已之所

求於子臣者也爲弟友者求愜乎兄友之願而止耳
是固已之所求於弟友者也以是而措諸身固天下
之庸德也以是而出諸口固天下之庸言也弟日謹
之而日勉之勉其不足以戒其有餘至於相顧之久
而遂爲慥慥之君子耳君子者人也君子之道即以
人治人之道而以自治者也而豈遠人以為道哉而
謂道遠乎哉

此之謂中庸文字

或困而知之

知有出於困者而求知者可無懼矣蓋使困而終不
能知則求知者懼矣尚克知之而何畏於困哉且人
惟頑然自棄於無知則終其身不困矣入乎學之中
而安有不困者也然或學焉而困或學焉而不困要
不得以困名之也有迹其生平所知無不以困而得
之者而亦遂自成其知於生知學知之外焉方其未
學也人視之而昭然吾視之而昧然常人曰吾困矣
天蓋靳我以知矣及其既學也人已入其中而油然
我方徬徨於其外而蹇然常人曰吾困矣非吾不求

自進於知矣若是者皆未嘗困而以困自解者也果
至於困而知之機固已日出矣觀於人倫日用之間
其淺且易者盡人而知之者也至於事當其變義處
其精以椎魯者當之有茫然不識所從者矣而要非
終不可知也使深且難者而不能知則淺且易者亦
不能知矣未嘗困耳果能中以自迫而於彼不可於
此不可崎嶇不安之久而其安焉者出矣而知之矣
求之古今聞見之際其膚且末者夫人而可知者也
至於或繁而艱或肆而隱以寡昧者遇之有智窮於
所欲見者矣而亦非終不可知也使躋與奧者而不

能知則膚與末者亦不能知矣未嘗困耳果能苦其
心而攻之不達置之不能羣疑並興之後而其信焉
者出矣而知之矣凡物之理其悟之也速則其歷之
也必不詳知出於困則迂迴而後通其見於物者倍
真矣凡人之情其得之也不甚難則其失之也亦不
甚惜困以得知則辛苦而僅有其附於心也必固矣
困於未學之先則知己之無知又知己之不可以無
知其本心之明已足為鑒物之本困於既學之後則
一知既以困而得之他知即可因是而通之其積久
之後當必無自困之形嗟乎聖人有所不知則生知

學知者之所知亦有以困而得之者也特不困者為多耳以不困者較困者其知之等為有差而以困者視不困者其知之道尤可貴使天下無困而知之者而知之道不其危哉

百川天資殊絕而每語余吾所學皆以困而得之觀篇中所云知其不徒好學之謙言也

劉月三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觀誠明之同歸而知人道之可恃也蓋君子無慕乎誠之必明而深恃乎明之必誠以為人道於是乎立矣且性與教之分特言其初之所從入耳其終則未有不合者也蓋反諸身而為誠歷於道而為明其量固有所止而用亦實相須則夫遲速先後之間所爭正自無多耳天下之物苟非人之所固有而懸測之則見以為然而終不能信其然有一固有而熟習之者而其情形不待辨而白矣誠之無不明豈有異於是乎仁與義充於心則事父事君之道曲折詳盡而

不至於有所遺性與命未嘗漓則萬事萬物之形高
下參差而皆有以識其分蓋動於心之莫解則其見
必真而得其理所從生則其用不蔽也世固有渾然
無僞而貿然無知者然彼無怪其不明其所謂誠者
固非誠也誠則無事求明而已操乎物之所不能遁
矣凡物之情苟非已之所真知而強赴之則心欲如
是而心亦不能必其如是有一深知而篤信之者而
其意向確乎不可移矣明之可以至於誠豈有異於
是乎深知夫吾身之離道而非人則俯仰上下之間
不敢自恕而必求既乎其實深知夫吾性之有善而

無惡則隱微幽獨之際不忍自欺而久將慊乎其心
蓋苟且之意既除則其力隨在而可據二三之見既
絕則其情萬變而不渝也世固有論則善之而行則
背之者然是無怪其不誠其所謂明者固非明也明
則未能遽誠而匿於心者已無僞矣是故誠於性者
有異人之誠而無異人之明無異人之明則其誠亦
未爲絕矣誠於教者不患其誠之不至第患其明之
不至明之量果無所虧則誠之事已過其半矣此人
道所以繼天也

精刻不磨又復妙遠不測

劉月三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中庸論誠而詳性與道之得失焉蓋誠乃天命之性道之所從出也君子能誠則已成而道及於物矣且誠者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得之以爲性而行於萬事萬物之中者也故不誠則失其性而無一事之不虛矣能誠則盡其性而無一物之不貫矣故不明於誠不知君子之道也誠者蘊結於天地萬物之先而

必待以流形各正於君臣父子之間而無假於措置
謂之自成其體然也其在於人即自然而誠之理即
人所當由之道而非人自道之則理雖各正而與人
何與哉然物之必待是理以成人皆知之蓋觀其所
以始所以終而昭然不可掩也而人之失是理而無
以成其為人則鮮有知之者蓋習見夫能誠者之甚
希而人之事固未嘗有缺也不知有君有臣而無所
為仁與敬即謂之無君無臣可矣有父有子而無所
為孝與慈即謂之無父無子可矣不誠而安有物哉
故君子必盡其道而以誠之為貴也夫不誠則物無

在而不虛能誠則道無往而不宜其所以成已者即
其所以成物者也純於誠則仁之德全而道盡於已
矣誠而明則知之德全而道行於物矣蓋性乃人之
所同得故已與物可以相通而道乃性之所自流故
內與外未嘗有間能誠則盡性合道而何措之不宜
哉苟不明於誠則不知道之所自來以為不誠而於
已無缺也由是怠於道失其性而所施之皆悖非惟
無物也已之不成是並無已也尚何足與言仁智之
盡而求其道之行於物哉

呂伯恭云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

中庸
不相悖作文不到此地位固不可以代聖賢之言也吾兄此篇與是集義所生二句文真可謂與題相稱

弟苞記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道無不合而民之過可寡矣蓋民之過不易寡亦未

嘗不易寡視其道何如耳故君子之所為極難也且王者遭時以興而剏制顯庸於天下則天下後世之有過者皆於其身責之故方其道之未合制之未成百致難於其身及其成而準於天下則易矣世徒見其後之易而不知初所以得此者若彼其難也三重之道王天下者所以寡民之過也然使其身不能無過所議所制所考不能無過而言民之過哉前之聖人未嘗有過而非其時下之聖人可以無過而無其位而盡天下之民所謂可徵可尊必信必從者惟此王天下者之身則其本諸身而徵諸庶民者其勢益

易而其道益難矣蓋議之制之考之之先其理本寓於高深往來之際非神明之悉運則無以觀於萬物之源而擬議以成其變化此本其身之德者也而議之制之考之之後其事亦達於幽明前後之間苟毫末之未詳則無以順其性命之理而戾端必見於生人此又可徵於其民之信從者也蓋身者天地鬼神之所主而與三王後聖同其道民者天地鬼神之所依而與三王後聖同其心苟其道之本於身者未能盡善而無過則謬焉悖焉疑焉惑焉不問而知之矣其謬焉悖焉疑焉惑焉之實必有徵於民而不可掩

者矣。蓋天下事。天則無是而人爲之者。未有能善者也。人則無是而我強爲之者。亦未有能善者也。君子之道。可以質鬼神而俟後聖。蓋其於天人之際深矣。惟其知之無不盡。故其動無過而道之者亦無過。其行無過而法之者亦無過。其言無過而則之者亦無過。非一世之業也。而況並世而生。慕義懷仁於遠近之間而不倦者哉。以此知君子之所以得信從於天下者。非其勢然而道則然也。苟其知之未真。其道之未善。不獨無以施於後世。而保信與從之有終亦且無以達於其身之時。而得信與從於其始。故君子不

求譽而有時。欲其蚤有於天下者。所以徵於民。以驗其身所爲之。至猶未也。夫君子之道。至於不謬不悖。無疑無惑。以光於身而施後世。可謂善矣。而第求民之無惡無射者。蓋惴惴焉。恐其身不免於過。所議所制。所考不免於過。而無以寡民之過也。此可以知其居上而不驕矣。

先生中庸諸經義精鑿不磨。在集中尤爲傑構。可知研理功深不止。因文見道也。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知所著之必亡而小人應自悔其道矣蓋觀小人之
務爲的然則未嘗不惡其所著之亡也而不知其道
固爾也且人未有不欲自章其善者也就其自章之
時小人之欲善未嘗不同於君子而其善之章者未
必不過於君子使遂可以久而不亡則其事雖爲君
子之所羞而返之小人之初心固無憾也而不知其
不可得也彼闇然而日章君子之道也而小人曰是
道也何足以章哉方其闇然也舉天下不知吾爲善
之實而吾獨自苦其爲善之心何其道之怪僻而不

中庸
情也。即其日章也。吾已備歷夫爲善之勞而乃少收乎爲善之利。何其道之迂迴而難通也。吾有道焉。其事至逸。不必內苦其身心。而可以驚遠而動邇。其機至速。不必循致於遲久。而可以暴見而大行。蓋驟而觀之。亦實有其的然者焉。而不知其爲日亡之道也。義理者不亡者也。而意氣者必亡者也。小人之的然者。特其意氣耳。然方其意氣猝發於一時。而強自支厲。以觀衆人之耳目。猶覺其的然也。至於積日而氣衰。情之竭者。不可以復繼。而性所安者。不能以自矯。而并其一時之意氣而亡之矣。質行者不亡者也。而

聲聞者必亡者也。小人之的然者。特其聲聞耳。然方其聲聞驟播於羣愚。而爭相簧鼓。以爲旦暮之光榮。猶可以的然也。至於日久而技窮。其深有識者。既見微而知其素。其愚無知者。亦道聽而醜其行。而并其一時之聲聞而亡之矣。吾想小人蓋亦自知所著之必亡也。凡人之可以長有是物者。不必汲汲而持以示人也。惟自知其有不可終據之勢。乃乘其須臾。未覆以悉力。而自張。不知其著之愈可觀者。其亡之亦愈可醜也。而奈何不思其終也。吾想小人亦并不自知所著之必亡也。彼其始之所以得此的然者。亦未

嘗不營營焉自敝其心與力也使知其為消歸無有之物。而用其作偽之勞以反躬而治實。雖未必如君子日章之盛。而亦必有一二可以不亡者在也。而奈何誤役其力也。夫物必有得而後有亡。小人於道概乎未有所得。是本無可亡也。其日亡也。蓋并其的然者而亡之耳。日亡之後。雖小人未有不自悔其道者也。而如其初第欲其的然何哉。

方百川先生經義

孟子十六篇

觀承錄次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窮至於無告。難自立於天下矣。夫王政行而天下無窮民。而瘝寡孤獨之無告。則天之所為也。胡同為民而得於天者。獨若此哉。且人之不得所欲者。往往自號為窮。而不知其非窮也。何者。身雖窮而尚有共吾窮之人。而尚有哀吾窮之心。則其窮未甚也。若吾所稱瘝寡孤獨四民者。則酷矣。極矣。何也。以其無告也。

凡人之窮而思告者非徒以自言其情也亦欲彼聞而急吾病焉若非其親暱而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則益難乎其為情矣凡人之窮而有告者非必其實有所濟也而亦足以須臾解吾憂焉若舉目淒其而言之無所聽之無人真不知何能自處也方年力之盛強百動可以自遂至迫於衰疲稚昧之時則動靜食息無一不資求於人其不能無所告者勢也乃勢之窮而不能無告而勢復窮於所告之無人則熒然荼苦之自茹者不知其幾矣抑遭遇之安順身心本自暢然至罹於天道人事之變則事境參差俯仰皆違

心之景其迫欲有所告者情也乃情之窮而欲有所告而情復窮於所告之無人則悄然疚懷以畢世者終無所望矣豈無朋友婚媾之相憐然縱有恤其外而無能恤其內要不過相視以黯然而已豈無叔伯兄弟之足恃然大者或不曠而細者難盡聞亦自有不言而神傷者矣况乎四者之窮各不相假固有父不能告之於子而妻不能告之於夫者所謂易地焉而不能為謀也而四者之窮又實相通既窮於此復窮於彼而所親者亦為無告之人則痛吾窮又痛其窮而心目中轉多一無告之苦非曰有其一而姑可

自慰也嗚呼是仁人之所尤動心歟

風雅誓誥之文於人情叢細鄙瑣處體驗曲至所以爲聖賢之言萬世而不可棄也如此文讀至數四不覺惻愴之心油然而動足以益智廣仁爲文之久而不棄者

韓慕廬

不是窮苦之言易好正爲文王發政施仁緣起耳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

愛璞王者未有不明於所使者也蓋璞王之有彫琢所以見美也雖萬鎰能私之惜之於玉人之前哉若謂臣今者蓋反復思之而不能爲王解也物之美必有待而呈人之能必有因而見術業各有所專而付託必求其當此又人情之尤易明者也王知以巨室任工師而欲夫人之舍其所學亦何明於物理而蔽於人情乎夫今世諸侯王非宮室臺榭之是耽則珠玉玩好之是求巨室而外如璞玉亦王所宜知也夫王之愛玉也甚矣苟巾笥而藏之篋中以與王之左

右親近朝夕而狎玩之而勿以示人其孰敢過而問
焉者而無如其猶在璞也欲任其天質而惜乎美之
在中欲自爲攻研而苦於事之不習蓋計及於彫琢
而萬鎰之璞不得不付之玉人而聽其所爲矣嗟乎
玉人而可付以萬鎰之璞者豈易言哉其師承之善
旣大異乎尋常其執業之專復少成乎天性而又漸
於歲月之深然後不疾不徐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
其廉隅肉好一見而定其程其追琢磨礪不言而知
其數而忽感於寄任之重然後不隱不默務盡其術
以觀其成蓋玉有求於玉人而玉人無求於玉不使

彫琢而奉身以退於玉人乎何傷而王之璞終無所
用矣苟非棄之而弗寶則其事固不待再計而決也
抑玉人雖無求於玉而玉實深有愛於玉不使彫琢
而重器不成在王爲失其寶而玉人之技亦無所試
矣然亦安之而不躁知王之舍己而別無所向也斯
時而有告王以璞玉爲不必攻者而王不信也不彫
不琢而世弗寶貴王察之矣王之於玉可謂知之明
而處之當矣斯時而有毀玉人以為不足任者而王
不信也彫之琢之而惟此玉人王察之矣王於玉人
可謂信之篤而任之專矣奈何乎玉則欲其成而國

則任其毀也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計及於反爲不善出者戒也蓋出者人之所不能禁也非計及於反何以使之自審於所出哉且君子之爲行求以即乎心之安而已使逆計其後之所復則無論其所出之何似而皆失其所以爲心雖然是未可與衆人言之也蓋物我之情既隔故不復能自鑒其是非而理義之心既微斯不得不怵之以利害凡人過情之舉之強干於物者皆自謂不得不然也而拂意之事之近加於身者又竊謂非所應得也而不知出乎爾者即其反乎爾者也吾見其方出之時之

甚適也其決然而無疑也若不如是而不快也斯時而正告之曰有如是以求快於爾者而爾果適乎而不喻也及真有起而求快焉者而後自覺其難處也而不知其身之抱質而招者非一日矣吾又見其既出之後之甚安也其習焉而不察也若順施焉而非過也斯時而正告之曰有如是以順施於爾者而爾能安乎而不喻也及施之偶有不順焉者而又大以爲不平也而不知旁觀之計日而待者有年所矣其或如是以出即如是以反非分之相干如趨一軌者人事之所以變而常其或出之於此而反之於彼奸

人之得禍間亦非辜者天道之所以曲而當故方其出也不待強有力也匹夫求逞而天地不能懾其心及其反也不得巧而逃也居下猶可而高明益以厚其毒可不戒哉夫曾子之言於今之有司而又一驗矣

義廣而深辭約以達辨道而不輝文所以爲天下之至文也 鮑季昭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辨氣所從生而知其不可取矣夫氣生於集義而以義襲之是絕其所以生也而安能取哉且凡物之情生之則不窮而取之則易竭而况氣之出於吾身而不可強者乎彼浩然之氣可以塞天地而配道義而人之欲有是氣者多矣不知此非氣之爲而義之爲也而人之欲假於義以有是氣者又多矣不知此非徒義之爲而集義之爲也氣必日生而後能充塞天地者生之極也原氣之初人皆可以塞天地而不必然者有不義者入而爲主而遂以隘其生之地耳而

生焉者又非一旦而可以塞乎天地也必也俯仰動
靜之間無一不自快於幽獨而後漸推而漸滿焉蓋
同此剛大而剛大之分亦有淺深非所生者之有淺
深其於義有淺深耳氣必日生而後可用配道義者
生之盛也論氣之用人皆可以配道義而不必然者
有不義者牽之在旁而遂以遏其生之機耳而生焉
者又非一旦而可以配乎道義也必也仁義忠信之
地有以素植其根源而後接時而能應焉且同曰不
餒而不餒之量亦有盈歉非所生者之有盈歉其於
義有盈歉耳夫義之不可欺而氣之不可強如此而

或乃高義之名不能集而欲襲焉慕氣之用不能生
而欲取焉則惑之甚者也蓋襲而取之者將假於外
以自張也夫吾氣之能塞與不能塞豈有貌相聲色
之可求哉義不足以實乎其中則跼天躋地而莽然
日以消阻者吾自喻之而誰欺乎而何必取之乎抑
襲而取之者亦欲其附於身而可用也夫吾氣之能
配與不能配又豈空言虛辭之可託哉義不足以鼓
之而出則道義當前而頽然不可敦率者物皆見之
而豈可掩乎而何能取之乎故浩然者是集義所生
而非義襲而取之也夫襲取者非無一二事之義也

使循是而不已焉。即此可以爲義之基而生之始矣。無如迫欲襲之，迫欲取之，志分而義不繼，非惟氣之不能生而義亦不可以爲義矣。故集義者立於不竭之源也。

時解每以義襲而取，指告子者殊謬。此正是告子以此疑孟子者耳。告子既外義而勿求氣，安肯以義襲取氣哉？此作只就集而生與襲而取異同離合處，曲暢其理，自不混入時解，是爲見道之文。自然拔俗。

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大賢辨言之所從生，而推其害之所終極焉。蓋蔽陷離窮之害生於心而言，與政事皆因之。此之不可不知也。且言者心之聲，而義之符也。心詭於義而言，徵之，人之失於心而徵於言者，有所不知則已，之失於心而徵於言者，亦無以自知矣。夫失義以害心，其害非一也。而言先之惡，可以不知哉？彼告子之不能養氣，以其不知義也；而其不能知言，亦以其不能知義也。彼將外義以自守其心，而不知人之有言，與已之

有言。皆心之所發而義藏焉。大之爲政。小之爲事。皆義之所行而心主焉。君子之言。平易中正而可守。旁見側出而不離其宗者。惟其合於義耳。而其他之或失則詖。或失則淫。或失則邪。或失則遁者。惟其不當於義。故其病四出而不可救也。外義則不能悉心以精其分。而心之蔽於義者多矣。循是而不反。則日陷於不義而不自知矣。而詖與淫隨之矣。外義則不能折衷以定所歸。而心之離於義也安矣。多方以自護。而其心且窮於義而無所處矣。而邪與遁隨之矣。夫告子之不求其言。恐其心之動也。不知合於義之心。

則惟恐其動。而蔽陷離窮之心。則惟恐其不動。惟動而後心之害可去也。蔽陷離窮之心。不可以不動。則詖淫邪遁之辭。不可以不知。求知而後心之害可知也。夫害生於心。則其害豈獨見於言而已哉。發於政而害隨之。動於事而害隨之。蓋其心不知其爲蔽陷離窮也。而以爲義之當然也。故政與事之間。有一不如其心。而其心不安。不以爲害之見於政與事也。而以爲義之行於政與事也。故政與事之間。無一不悖於義。而其心不悔。蓋其行皆不違其心。故其發無偶然之中。而其心有不動之力。故其發有必至之誠。使

能因言以求其義則蔽陷離窮之失不生於心而已
生者亦有以自覺矣而豈至於如此之害哉惟外義
而不求於心故言之出於己與出於人者俱不能知
而至發於政與事之間則非惟義之不能集而其害
義以暴其氣者不知其幾矣守其蔽陷離窮之心以
害其政與事而存其詖淫邪遁之言又足以害不知
言者之心故君子既知之而又辭而闕之也

千條萬派相輸相灌古文家到此境者亦少

韓慕廬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聖人之處困安於道者也蓋遺佚阨窮惠之道固然
也而何所怨何所憫耶且君子生不逢世外蔽於人
內苦其身而悠然不以自累者此自古聖賢之所同
也而柳下惠之設心更有異焉以為吾之事是君守
是官而持其道也機智不足以爭人之先巧媚不足
以逢上之欲其遺佚也非人之故欲相棄而我之本
無可取也而何怨乎有進取之徑而不趨有私便之
圖而不託其阨窮也非時命之適然而道術之當然
也而何憫乎人情之險隘也忌其才則必欲相傾高

其行則必欲相敗今而遺佚是徒以我爲可有可無之人耳以時俗之頹靡而以我爲不可少之人必我之性情心術與彼爲一也而我豈然哉惟人之相遺而我乃得以浮沉焉是亦吾道之用以自藏而幸乃得之者也吾用是愧矣世路之崎嶇也道必伸則無自全之地而行一毀又遺沒世之慚今之阨窮是乃此生可以自暇自逸之候也以家國之多虞而以身居不可謝之地坐視其倉攘衝決而不能爲謀也而吾心安乎惟身之在阨而於世乃一無負累焉是又吾道之得其所居而綽有餘裕者也吾用是慰矣凡

人之深望於是人者必以其人爲可責也賢者而辱在泥塗不可謂非當事者之咎然自先公易世執政者躬爲大惡而不疑同官者陰與比周而不逆如此人者尚可責以推賢讓能而爲之憤懣乎凡人之不平於是事者必以其事爲可駭也知賢而忍相蔽遏不可謂非國無道之象然統觀魯國之中前此者奸人之逆亂不可問後此者私家之強盛有其萌於斯時也乃執一身之窮通得喪而以爲顛倒乎此惠之所以設心也以遺佚阨窮持其道於不污而因以不怨不憫樂其身之無浼是則惠之所以爲惠也已

設身處地於柳下惠所生之世所居之國所共事
之人心目中情事曲折採取確是惠之不憫不怨
於不怨不憫中傳寫出不恭意象又確是聖人之
不恭非依隱玩世者真化工之筆也 韓慕廬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遇小人之道門人不足以知也夫孟子於驩所謂不
惡而嚴者丑既不足以知則並勿與言可矣在昔齊
廷之上孟子一王驩兩人臭味之不合王知之矣
異哉於弔滕一事一似深知孟子之賢懼其嬖寵之
人無道以自通巧借往來之役使得晉接其間而以
為快者雖然由斯以觀是王與驩尚知孟子也而不

謂公孫丑第知有驩也夫為卿而出弔必有輔行者
勢也孟子安能禁王之使驩又安能禁驩之因使事
而見哉雖然見則見而已朝暮見則朝暮見而已驩
若為計事而來實不為計事而來而何必與之言行
事哉孟子於此微特不收之而借以交懽并不拒之
以自鳴高節而又何從計及於齊卿之位齊滕之路
哉甚矣公孫丑之為淺人也淺人則亦與之淺言而
已驩平日之可絕丑必習知之驩今日之不容不絕
又丑之所不能知也漫聽而漫應之曰夫既或治之
予何言哉惜哉驩也為小人以見擯於君子而惴焉

恐大賢之不相容營營於進見轉覺情態之可憐悲
哉丑也為學人以師事乎大賢而龐然一齊卿在其
意中喋喋而陳詞殊覺語言之無味噫弔滕之事既
不與驩言而遇驩之道并不與丑言蓋君子之不苟
言如此

不難其簡淨而難其偏於極閒極冷處著筆惟其
極閒極冷而絢爛無以過之 劉月三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
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
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
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
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
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
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

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
賤丈夫始矣

大賢去齊而明義利之準焉夫齊王所以留孟子者
亦近於際可公養之義而遂以為壟斷持身之義亦
嚴矣哉且君子之於人國其去留以道而已道之不
用而謬為禮賢之名而士亦就之以陰自利焉此戰
國之奸民上下交相市以為此態而君子之所甚賤
也昔孟子不遠千里以見齊王而一旦棄之以歸則
齊之君臣可知矣方其就見而遽以繼見為期則此

時已無意於孟子之留可知矣胡他日而又有國中
授室之云也蓋孟子之遲遲其行自有深心而王不
悟也以為豈猶有戀於是哉蓋姑以是慰之也夫齊
自其先君以致士為名常為開第康莊之衢以覽諸
侯賓客此其故智也而以此留齊者亦當世所號為
賢人君子故不獨時子以為可即陳子亦以為可而
轉相告焉夫君子之仕也有際可公養之義矣使王
出於中心之誠而請之於就見之時雖暫留以友教
士大夫而興起其國人亦奚不可者乃見孟子歸而
不歸而發之於他日則其於賢者有市心矣此而就

之則市道矣故曰此龍斷之術賤丈夫之事也季孫
且羞之而況於予乎且人國所以貴君子者惟其義
耳如以利則丈夫之賤行無過於此有司當加誅焉
而何足爲諸大夫國人所矜式哉嗟乎戰國時士所
學者利而已其得政而立人之朝者皆以遂其欲富
之謀而次爲食客以託於公卿即所號爲儒者亦樂
世主之謬相引重以爲榮觀而賴其貲給以收徒衆
雖騶子荀卿之屬不免焉非孟子以爲賤丈夫則姦
人之盜名於晦世者惡知其不可哉

識卓而法嚴氣沉而骨峭

韓慕廬

壁立萬仞而亦精義入神此爲直得聖賢之心者
又何周秦諸子之足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大賢原天之不可強而自明其心焉夫以平治天下之人而遇未欲平治天下之天而何能豫哉而亦何為不豫哉孟子若曰今而知予向者猶未知天之深也予蓋外觀當今之天下而內決之吾身而以為治平之有日也乃今內卜之吾身以外決之當今之天下而不禁爽然矣蓋數已過而時則可人之貪亂極矣而天下當狹隘酷烈之餘而時有幸心焉以為人之心不悔而天之心未有不悔者也而不知天之心

亦有時而不可恃也即天之不弔亦甚矣而吾儒觀古今往復之數而常以理斷焉以爲天之造福亂者益深則其欲平治亦愈急也而不謂天之理亦有時而不可測也夫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蓋觀予之身而可以決矣何者當今之世亂天下之材甚多而平治天下者吾蓋未之見也偷合取容以爲一身一家之計者有矣其能任萬物之憂而不私其利者誰乎立事程功以爲一國一時之計者有矣其能用仁義之道而胥匡以生者誰乎以今之世度今之人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也而吾之所遇如此是非天欲

困予一人之身也彼蚩蚩者猶當轉於水深火烈之中雖欲開予而不可得也夫使吾身廢不用而天下尚有可屬之人天下雖無可屬之人而其待治平猶未若斯之急而吾猶可以自解也乃今之所蒿目以憂者猶如彼而向之所私心自負者已若此而何能釋然於懷耶抑予向者皆爲逆天之事也其皇皇焉自以爲及時應數之人而不知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使天欲有所轉於天下而何遂憤憤以至於今使天欲有所用於予而何必遲遲以待於後此又事可逆睹者也在予固無如何而歎我躬之不閱在天亦必

有道而非盡造物之不仁而究亦何所容心哉而吾
何為不豫哉予之身惟天所以處之而今之天下亦
惟天所以置之汝第外觀於今之天下而內決於予
之身而又以觀於天之所以處予與天下者而可以
無疑於予之不豫矣

浩氣獨行深情如揭

張彝歎

景春曰公孫行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
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
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
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正大丈夫之稱使反其道者不能托也蓋景春不知
大丈夫之道并不知儀衍之情者也非孟子正言之
而妾婦之風不愈熾乎且七國之時天下方務於合

從連橫阿順苟合以便其身而延禍於天下其間抱
仁守禮由義特立而不回者孟子一人而已如公孫
衍張儀誠當世傾危之士也以其善伺人主意旨以
售其詐偽之謀故天下同心而苦之懼其造怒而祝
其安居也而景春者遂慨然以大丈夫歸之蓋習俗
之於人也甚矣孟子曰嗟乎使衍儀少有丈夫之道
而能得志於今之諸侯王哉彼其慮有違焉而無不
戒也可以順焉而無不為也是婦人事夫之禮而非
丈夫處世之道也令其少不能順則其居也無以容
其身而其怒也亦無以奮其詐矣如徒以人之懼也

而健之則夫妾婦之巧言而階厲於其家者亦能使
其家之人苦之懼其造怒而祝其安居也而儀與衍
固用此道者也若大丈夫之道則不然吾見其宅心
以仁而居天下之廣居焉以視儀衍所居何其跼蹐
而鄙隘也軌身於禮而立天下之正位焉以視儀衍
所立何其傾邪而反側也制事以義而行天下之大
道焉以視儀衍所行何其幽昧而險僻也進不為一
身之謀而退亦任斯道之責故可富可貴可貧可賤
可威可武而志不遷道不變焉使以小丈夫當之有
岌岌乎不能自固者矣而况道之純於妾婦者哉嗟

乎人心之溺未有甚於戰國者也以儀行之所為而命之以妾婦即儀行當心折焉而世乃以大丈夫歸之而不枉道以順人者其徒或以不見諸侯為小嗚呼是乃妾婦之所以接迹於世歟

不以摹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是謂真古

弟苞記

察於人倫

古聖之於人倫知之無不盡者也蓋知而不盡人倫之公患也故惟舜為能察焉耳且凡民之於庶物或盡心焉而恐其有失也至於人倫則曰子既已知之矣不知庶物之理雖至深而義類易窮也雖至變而權衡易稱也人倫則不然語其淺衆人皆可以與知而語其深則詳密精微窮思焉而不能盡其分當其常賢者或可以不昧而當其變則毫釐疑似百慮焉而無以處其中彼衆人之習而不察者多矣即賢者亦察之而難盡焉盡察者其惟舜乎致愛致敬之理

平時非不昭然而臨事心不能應必於其中有未察也。察則知其不如是而無以爲人而自欺之源絕矣。人自一息以至終身無在非人倫所有事而其義至微其數至密何以能體而不遺乎。故此心此理未始有異而不若舜之曲折而達其誠也。共行共習之塗他人可以無過而在我道不必然。蓋惟此際爲難察也。察則知其如是而無拂乎經而不易之則見矣。舜自君臣以至朋友無一爲人世所嘗經而於已無憾於人不疑。豈非述天道以示乎。故先聖後聖非不同揆而不若舜之遭變而造其極也。蓋天若憫庶民之

無以測其分。而以舜爲之質。而舜能足其心以足天下萬世之心。而人倫無餘蘊。天若憫庶民之無以識其中。而使舜履其變。而舜能反其經以定天下萬世之經。而人倫無疑理。自有舜而後盡倫者識其分而舜則師心焉而能化。惟其察也。自有舜而後處變者識其中。而舜則創始焉而不疑。惟其察也。夫庶物者大抵皆人倫之支流。而其餘亦理之可通者也。察於人倫則恃源以往而行所無事矣。何容心哉。聖人爲人倫之至。尤於此處見得。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希矣

君子惡人之喜求也而爲傳齊人之事焉夫齊人視顯者異於已故稱之其妻妾視顯者異於齊人故瞰而訕之而君子觀之則一也彼其欲奢於齊人耳夫非以求來者耶昔孟子嘗以妾婦況儀行矣旣而思之妾婦亦未若斯之極也蓋觀於齊人之事以知之矣齊人之一妻一妾而處室也出必饜酒肉而歸嘗言富貴雖暱如妻妾不以情告也久之其妻異焉謂妾曰良人之言富貴亦屢矣豈良人往而顯者不來乎蓋其神思體貌間必有露之者矣迨蚤起施從而

悵然也豈特未登顯者之堂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而卒之東郭焉墻之間祭者之所聚也齊人左顧而右盼焉乞而不足則顧而之他嗟乎饜足之道蓋以此哉其妻歸而情益盛也垂涕泣而道之曰已矣我與若終無所仰望矣不意良人遂至此極也其訕之也激於一時之憤也而相泣於中庭也則猶然忠厚悱惻之道也蓋婦人生長閨窻目不見人世垢汚之事故禮義廉恥之心未亡卒然感之而尚有以自發也而齊人施施如故驕如故也夫人之蔽於不知者大概如此矣君子曰嗟乎人之不可以有求也醉飽

之心勝而羞惡之真亡豈獨齊人哉夫今世富貴利
達者亦多矣彼其挾揣摩之術慨然以出足跡遍天
下奔走飢疲艱難困辱備嘗之矣其卒也依阿澆忍
邀一時權變挾其金玉錦繡以歸而色將矜之而口
將形之其妻妾亦以其富貴利達也而驚而屈之諸
如此者可勝道哉雖然彼亦徒見其富貴利達耳其
所以求者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而妻妾則未之
見也使其見之豈惟不驚而屈之其不羞也而不相
泣者幾希矣士而不言富貴利達則已士而言富貴
利達彼齊人者固萬世之標準哉

人多於文章轉折頓宕處學史記而序事不能詳
核豈知序事無法則其為頓宕處亦無力讀此文
又可知史記乃做法乎孟子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
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
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
盡其才者也

以情明性而知才之皆可盡也夫情之皆善以性之
本善也不盡其才而疑其性亦弗思之甚矣且人性
惟固有是善之理故發之爲情而情亦善焉達之爲

又曰此史記代效也
其意則亦無甚
入之於文意雖能
容與學也時而
不指信

才而才皆可以爲善焉。然其理渾然難窺而世無以信其然也。故必使之自思其情，自思其才，且極夫情與才之變而後，性可見焉。蓋自爲不善者之紛紛而吾幾無以爲性解矣。求其情而情之入於不善者爲多，觀其才而才之用於不善者有力而何以謂之善哉。不知此才之有盡有不盡而非情之有善有不善也。蓋凡變於後而滋蔓者非情也，其最初而出之甚順者則無不善矣。牽於物而污穢者非情也，其無故而動於中者則無不善矣。情之所之而才即應焉，情之所極而才即充焉。不善之人所以決性命之情

而爲古今之太惡者，亦其才之所能達也。豈用之於善而反有所不能達哉。天以才資人之善，而人自以資其不善，而乃以才爲罪乎。且天下雖爲不善之人而未嘗無善之心，人皆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人固有仁義禮智之性也。自爲不善者之多，遂若仁義禮智之善爲由外鑠者而不知人之溺於不善甚矣。使非性固有善，則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端其絕久矣。雖先王之教亦有多方於其義類者，然因其固有而求之而不責之於非類，所以順其天資之才也。君子之學亦有增益其知能者，然因其固有而恢

之雖極其能事而非有溢於性分之外也且夫多方於義類而增益其知能凡以使人自求其情而各盡其才耳而非外鑠之也或知其固有而求之或以爲外鑠而舍之而得與失之相去不啻倍蓰而無算矣世之疑吾性善之說者凡以此也而不知所以然者不能盡其才之過也才有智有愚而仁義禮智之淺者雖愚者無不能知也此即其知之才之可盡而不蔽於深者也才有賢有不肖而仁義禮智之易者雖不肖者無不能行也此即其行之才之可盡而不阻於難者也故觀才之能盡者而性之善可知觀才之

不能盡者而性之善愈可知。而或猶疑人性之有不善也。曷亦思物性之偏而塞者。其才必不能知。必不能行。而安得曰其情可以爲善哉。

八股中乃有與原道原性相抗者豈非異事

張彛歎

孟子看才字原與程子無異只爲朱子謂程子才字密於孟子後人遂混云性善而情與才俱善耳不知孟子並無此說也但不肯授氣質以權直欲本天命以化氣質耳故曰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者也能盡其才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然則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齊焉與程子說何嘗有異

正覺得孟子力量更大也此文筆底瀾翻而才字不差累黍真才大而心細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萁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君子之熟於仁所以務全其美也蓋雖有嘉穀不熟不知其美雖有至道不熟不知其善故君子正其業必要其成也且道之有方也亦猶物之有質然不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則無以得其情實而決取舍之衡今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其從事於吾道之仁者誰乎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不能相通以仁觀之猶萁稗也一察焉以自好而不知有吾道之大全譬彼農夫舍其嘉穀而萁稗之務

滋吾無與之言矣雖然世所以貴五穀而賤萁稗者以爲五穀也而熟萁稗也而亦熟而何勿務其種之美者也使徒恃其種之美而耕而鹵莽之芸而滅裂之雨露之弗潤而灌溉之弗勤或苗而不秀焉或秀而不實焉則萁稗得而傲之矣何者必五穀與萁稗並熟而用者乃於茲辨美惡也苟爲不熟有萁稗之不如者矣夫君子之於仁豈有異於是乎其道至大其體至尊其蘊於中者并包衆善而不遺其發於外者運量萬物而不匱必也修禮以耕之閑邪以耨之擴其端而滋長之充其體以涵育之和順從容待其

功深而日亦至無有所拂以遏其機無有所逐以搖其本無有所作以助其長無有所急以要其成優游饜飫使之性復而天者全夫然後全體備而大用成矣百家衆技一察焉以自好者偏於一曲而莫與之繫長也泥於致遠而莫與之比用也美哉其蔑以加於此矣雖然五穀熟而後萁稗知其粗大道成而後百家衆技知其陋苟爲不熟不如彼之猶有所長而猶有所用也百家衆技既得挾其美以傲於爲仁者之前而無以相屈而爲仁者反而自顧其所得亦實不見其美而中道以疑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局幹神氣極似莊子天下篇

韓慕廬

不可界劃是得力於先秦文

張彞歎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
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
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遊士不能自得無古人之德義也蓋士必可窮可達
而後可以囂囂必尊德樂義而後可窮可達非然者
人皆可以囂囂何必古人且夫士於出處之際皆以
爲其一己之私則夫得與失之交宜以回皇焉而不
能自主也古之人超然於窮達之遇而不以概於心
者豈一朝而強托之彼誠有所挾以自重故無之不

可耳此其故遊士不知也故宋勾踐者一聞吾孟子
囂囂之言而不覺適適然驚也彼其忻惴交戰之中
亦不勝跼蹐無聊之苦乃欲假物以自鎮而無如其
心之不自由勢利寵榮之外實不知有寬然可託之
區故以其意之所不然而驚疑於致此之或有異術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蓋遊者之本懷不能自諱而自
君子觀之則其不敢自謂能而推尋於可以然之實
是猶其心之未蔽而可與有言者也夫君子之所以
囂囂者豈存於人知人不知之後哉反諸身而無可
尊而安能無慕於世之所尊吾德有得於天而不可

褻者而天下何足以並吾尊問諸身而無可樂而安
能不奪於世之所樂吾義有安其域而不可遷者而
天下何足以易吾樂時而窮守吾義天下自失士耳
士何失於已哉時而達伸吾道民有望於士耳士何
求於民哉古之人澤加一世而不以為功身在困窮
而不以為病者蓋能以德義善其身而又能以身之
德義善天下也是故窮達一也而遊士之窮與古之
為士者之窮遊士之達與古之為士者之達則有二
焉其身為有德有義之身則其窮也有以自處而無
求於人其達也專以為天下而已不與其利故能無

時而不尊無時而不樂人知之而可以囂囂人不知而亦可以囂囂也其身爲無德無義之身故其窮也無所置其身而不得不求於世其達也絕無與於天下之民而私其利於己以爲舍是而無可尊舍是而無可樂人不知而不可以囂囂人知之而亦不可以囂囂也勾踐之言曰何如斯可以囂囂蓋遊士之本懷不能自諱而猶幸其能慕吾人之道而推尋於可以然之實也故孟子與之言士與之言古人而勾踐亦卒不聞以遊顯於戰國豈聞囂囂之說而遂倦於遊耶

行所無事何其自在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
隕厥問文王也

大賢於時人之不理於口者而使以古人自則焉蓋
多口與愠一也而被此多口與愠之人不一也士而
文王孔子乎而不理何傷哉且物情之好刻也苟非
混其身於宵小常人之中則外必不免於人之言而
內必不免於人之愠若是者其有足畏乎其無足畏
也以爲無足畏而世之恣睢妄行者皆得假之以自
飾而無恤乎人言矣以爲果足畏而古聖人憂讒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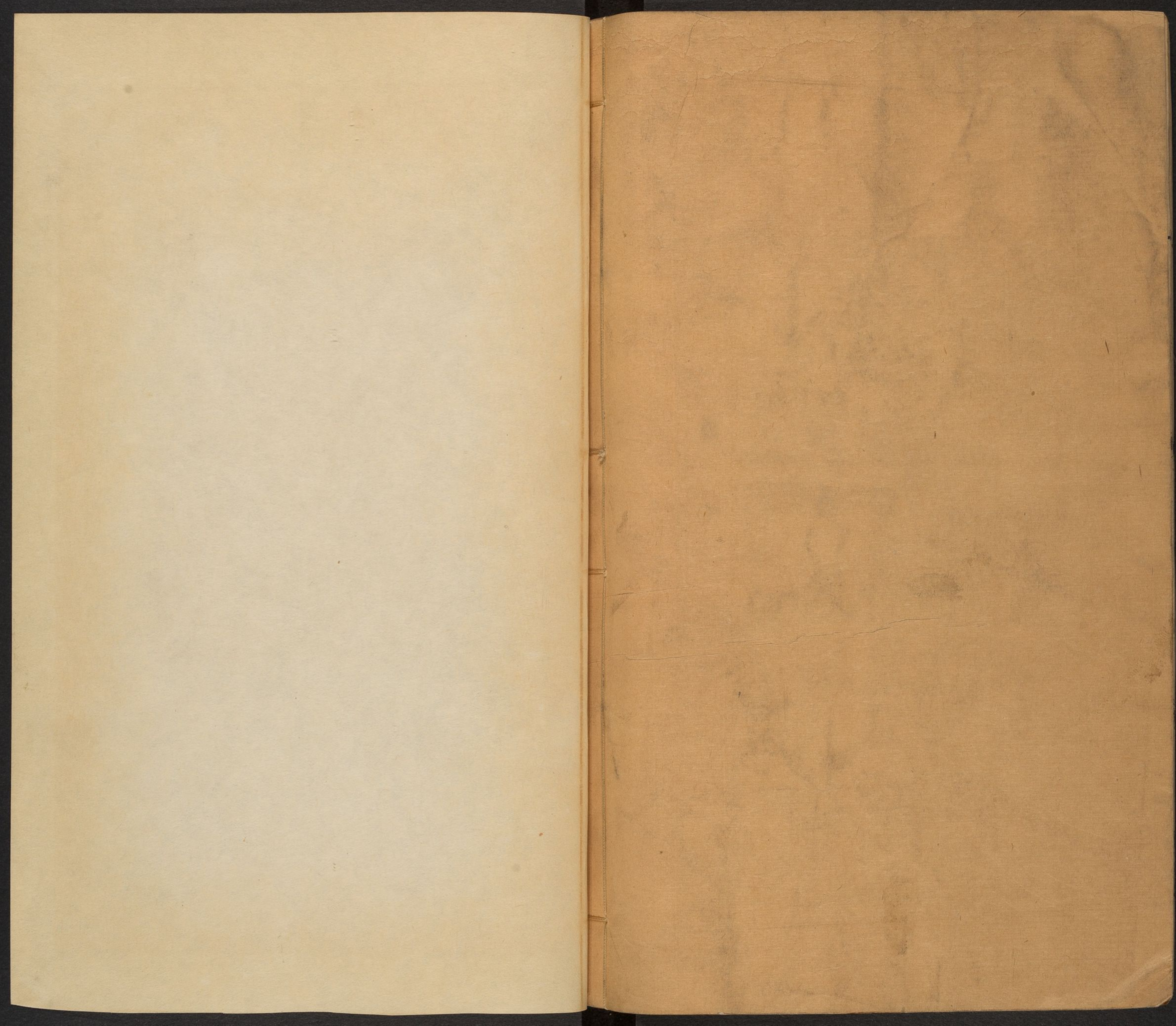
譏終身而為眾怨之叢者豈其猶有遺行也昔貉稽者其生平誠不知何如乃一旦見於孟子而曰稽大不理於口其或怵於物論之相傷而歎側身之無所則此一言也有輾轉而自疑之意焉其或執於知希之我貴而鄙世俗為無知則此一言也有傲睨以自高之意焉而不知皆非也蓋士之所為有極難者天下之為士者少而不為士者多故行彌高而譽彌寡尋常之識誠不足以相知道愈積而毀愈張讒慝之興亦半由於多忌以其無所知也而肆其口而口之多也何傷乎以其有所忌也而肆其口而口之多也

又何傷乎且夫作人得如文王孔子亦可以止矣而當其時則鮮不欲傷之者而亦卒無有能傷之者詩有之憂心悄悄愠於羣小非謂孔子也而孔子以之又曰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非謂文王也而文王以之欲文王孔子自毀其道以悅宵人羣黨而免其愠既有所不可而宵人羣黨之駭正惡直者欲其無愠於文王孔子而亦有所不能士生於今亦惟自計其身果能為文王為孔子則凡世之愠我而毀我者其皆不足以知我者也而我何必求其知其皆有忌於我者也而我何復畏其忌其相愠之深適以暴我

之善行而相毀之衆適以增我之令名而何必輾轉
以自疑乎苟其不能爲文王爲孔子則凡世之愠我
而毀我者非其不足以知我而正知我之深也非其
有所忌於我而直以我爲不足忌也其相愠之深未
必非人心之直而相毀之衆未必非物論之公而何
敢傲睨以自高乎故君子當愠與毀之來不求之人
而惟決於已也

朱子稱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如
此文亦可以方其精密也

韓慕廬



This book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Library on or before the last date
stamped below.

A fine of five cents a day is incurred
by retaining it beyond the specified
time.

Please return promptly.

Harvard-Yenching Lib



3 2044 114 456 874